

中药炮炙經驗介紹

张炳鑫 等 編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湯劑處方及成藥中的藥料，有一部分需要經過炮炙，就是藥料的加工處理。本書詳細的介紹了現行的操作方法和經驗，共266種，是一本有關中藥炮炙的工藝書。此外，對於這些方法的來源及發展過程，炮炙的目的，藥料所起的变化等，亦尽可能的加以說明，可供中藥從業人員、中醫師、學習中藥者及中藥研究人員的參考。

中藥炮炙經驗介紹

開本：787×1092/32 印張：4 字數：87千字

張炳鑫等編著

人 民 衛 生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四六號)

·北京崇文區橫子胡同三十六號·

中國工業出版社第四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統一書號：14048·1408 195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63年1月第1版—第4次印刷

定 價： 0.40 元 印 數： 11,301—22,300

前 言

中藥的制造，包括原產地的加工，飲片的切制和煮湯，藥料的炮炙，成藥的配制及煉丹等五項，構成我國所固有的制藥學。本書側重介紹中藥店現行的炮炙經驗，其他四項，另行討論，不在此範圍以內。

北京的藥店眾多，歷史悠久，制藥業很發達，在技術上积累了丰富的經驗。我們以北京同仁堂藥店的炮炙技術經驗為重點，把這些實際操作方法加以調查研究，搜集整理，共計266種，基本上代表了北京地區的現行用法，並將炮炙操作中的劑量、溫度、時間、色澤、氣味、程度等具體條件，詳細的加以說明，供中藥從業人員閱讀，但因各地的炮炙方法不同，各有自己的經驗和傳統，所以我們並不希望都“如法炮制”，此書僅可作為參考資料。

在這本書的編排和分類上，是經過一番考慮的，假如單是為了查閱的方便，就應當按照過去的先例，以藥味來分，這樣會編成相當厚的一本書，而且多種藥料的炮炙方法，相似或相同，文字重複累贅，敘述難以深入，眉目反而不清，所以我們採用了按操作的分類方法，列舉有代表性的例子，詳加討論，其餘僅介紹它不同的特點，以收“舉一反三”之效，但是這種分類法尚無先例可循，有些地方編排時雖考慮再三，仍感不盡妥善，待今後改進。書末附有單味藥的索引，以便讀者查閱。

二千年來，制藥方法在不斷的改進和提高，古代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進步雖然是很緩慢的，但是從來沒有停滯過。近一二百年間，因為藥業的發達與集中，進步較快，眾

多的历史資料証实了这个問題。炮炙方法在今后必然会更加迅速的改进，以求提高藥物的治疗效果，故一般所謂的“遵古炮制”，事实上并不是絕對的，关键在于要改得适当，要符合中医用藥习惯和科学原則，不能輕易而草率的改变原法。

有些同志在中藥的炮炙問題上，存在着一些玄虛的看法，实际的情况是多种中藥的炮炙方法，經受了长期历史实践的考驗，有不少方法与現代科学理論相吻合。例如炉甘石煅烧后，即生成氧化鋅，經水飞后，又除去杂质，故“煅”炉甘石实即相当純的氧化鋅，能充分發揮收斂及消炎的治疗效能。同时其中也有一部分現在尙未能理解。如人参一定要“去蘆”等，參蘆为什么有致吐的副作用呢？就不能說明了。当然，炮炙方法中，亦有一些是不合理的，如用嘴咬来抽除麦門冬中的“木心”等。去“木心”是合理的，但嘴咬則不太卫生。我們为使人了解真相，毫无保留的一并提出，以供进一步的研究，便于今后的提高，所以这本书亦可供中医師及研究中藥者作参考。

感謝中医研究院的周梦白同志和冉小峰同志，两位在本书的內容、文字、和編排等方面，提供了許多宝貴的意見，并仔細校对全文；特别是在雷駁“炮炙論”写作年代問題的考証上，指教尤多；当然，书中如有錯誤，責任仍在著者。此外，我們更要感謝孟紹賢、左貴环、黃庚彰、徐文明等同志，因为孟同志等均有长期的炮炙藥料的丰富經驗，及熟稔的技术，他們曾提供資料，或参与校正文字，是編写工作中的合作者。又北京市藥材公司及同仁堂的領導者，給予我們在工作中的許多便利条件，使此书能迅速完成。最后，乐松生先生所給予的支持和鼓励，特在此表示敬意。

著 者 1957.5.31

目 次

前言	1
总論	1
为什么叫炮炙	1
关于炮炙法的起源	3
从“雷公”和“炮炙論”談起	3
炮炙的起源	4
炮炙方法的发展和目的	6
关于炮炙法的文献	9
雷斅“炮炙論”的写作年代	9
雷斅以前的炮炙法資料	11
雷斅及其以后的炮炙法資料	13
关于炮炙的十七法	18
各論	
一、藥料的炮炙	20
第一节 蒸	20
第二节 炒	25
第三节 炙	40
第四节 煨	56
第五节 煨	63
第六节 燙	65
第七节 煨	68
第八节 水飞	69
第九节 藥汁浸	71
第十节 酒处理	73
第十一节 醋处理	78

第十二节 盐处理	83
第十三节 霜	84
第十四节 麴类	88
二、药料的净洁和挑选	97
第一节 洗净	97
洗(97) 漂(98) 泡(99) 筛(100) 簸(101)	
第二节 挑选	102
除根与除茎(102) 去梗(104) 去核(104)	
第三节 修拣	106
去毛(106) 去蘆(108) 去皮(109) 去心(112)	
制绒(114)	
第四节 其他	115
药名索引	117

總 論

为什么叫“炮炙”

“炮”和“炙”兩個字，單從字面上講，都離不開火。但是現代的炮炙方法，有很多是不用火的，真正要直接用火來“炮”或“炙”的操作並不多，為什麼現在仍經常採用“炮炙”這個名稱呢？作何解釋？先應當答復這個問題。

我們不能以據實介紹現行的炮炙方法，就滿足了，與此同時，還應當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如何才算做得適當”，今後始能逐漸的改進與提高。但是，這兩個問題非常複雜，僅僅依靠一些主觀的推測，或不多的科學研究資料，顯然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古人於數千年中，在這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們不斷的改進炮炙方法，先進的代替了落後。假如我們注意過去的变化與發展過程，學習與鑑別古人的經驗教訓，對於解決“為什麼要這樣做”，“如何才算做得適當”，是很有幫助的。“炮炙”只能反映古代的制藥情況，現代的操作方法已經大大的發展和改進了，但“炮炙”的名稱，仍然沿用了下來。

〔遠古的時代沒有銅鍋及鐵鍋，後來雖有陶土燒成的罐子，但傳熱很慢，用起來不方便，所以在熟食時，將整塊的肉放在柴火里去燒，這種熟食法叫做“炮”，漢朝譙周所寫的“古史考”中說“古者茹毛飲血，燧人氏鉗木取火，始裹肉而燔之曰‘炮’；關於‘炙’，一般指加輔料而熱的，如“逸雅”的“脯炙：以餚蜜豉汁淹之”等等。

飲食和醫藥，本來就有着密切的聯繫，這種熟食法也應用到醫藥上，目的在除去藥物的“偏”性，以適應治病的需求，故

唐代及其以前的医方中，常用“炮”及“炙”的方法来处理药料。宋朝的制药事业，由于重视成药，远比以前发达，具有代表性的宋朝法定医方书“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对于药料的处理方法，多到数十种，更大的超过了“炮”和“炙”的范围，假如仍用“炮炙”来反映制药技术，就显得不妥当了，所以亦称“炮制”，因为“制”的含义很广泛，成药等制剂也包括在里面。苏东坡的“桃花源诗”有“耘樵得甘芳，乾齧谢炮制”之句，苏氏是一位医药知识很丰富的诗人，他的话对于后代是有影响的，故明朝人以雷斅“炮炙论”为基本内容而编成的制药书，则称为“雷公炮制……”。

“炮炙”及“炮制”的名称，虽然流传了下来，但从字面上说来并不是很合理的，所以著名的李时珍“本草纲目”，则称这些操作方法为“修治”。近百年来，由于饮片的推广，制药业更为发达。储备的药材种类很多。大药店一般的都在五百种以上，多则近千种，包括着自然界中各种珍贵的动植矿物，兼收并蓄，真是琳琅满目。药店中所附设的制造厂，规模往往是很大的，在制造集中与产量增加的情况下，对于炮炙方法的改进与创造，就比过去要快得多，所以现代的炮炙法，有许多是古代所没有的，因为在文献中找不到这些记载。

中药从业人员，严格的按照先辈们的传统技术，根据口授的操作规程来制药，不准轻易或草率的改变固有经验，以免影响到药剂的治病效果。“遵古炮制”这句格言，教导着从业人员在进行细心而谨慎的劳动时，有工作上的纪律性和精神上的责任感，因为医药是关系人命的大事，这是醇厚的风气，优良的傳統。另一方面，也使买药的人和病者，产生了衷心的信任和安全感。但“遵古炮制”中的“古”，是不存在的，因为古代炮炙方法很多，理论不一，同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關於炮炙法的起源

从“雷公”和“炮炙論”談起

研究我国古代制藥或从事中藥工作的同志，常常的提到据傳为南北朝刘宋时代（420—479年）雷斅所著的“炮炙論”，因为这是一本最早的以制藥为主要內容的书籍。但是在南北朝以前，医师們用藥时，已經很重視炮炙，大家清楚的知道这些方法并非創始于雷斅，而公元前約 22 世紀以前的黄帝时代，还有一个傳說中的医药家雷公，人們就把雷斅和雷公混淆起来，如宋代的“大观本草”在所引用书目中，称雷斅著作作为“雷公炮炙論”，这个书名一直流傳了下来。李时珍在“本草綱目”中，曾辯正过此一訛傳，他写道：“雷公炮炙論，刘宋时雷斅所著，非黄帝时雷公也”。不过明朝的徐春甫，仍根据社会上的傳說，在他的“古今医統”里認為：“雷公为黄帝臣，姓雷名斅，善医，有至教論，葯性炮制二卷問世”。一直到現代，葯业中仍尊雷公为炮炙葯料的始祖。

新事物的創始，是許多人經驗的积累，古人往往抽出其中有名的或貢獻較大的代表人物作模范，归功于他，以示敬仰，希望大家向他学习，唐慎微徐春甫等人，把炮炙葯料的历史，追溯到奴隶社会初期的雷公，应当是这样的理由吧！我們不能認為是錯誤，因为傳說中的黄帝，和他手下的雷公桐君二人，都被認為是对葯学有經驗的人，汉朝人为了紀念这两位历史上的傳說人物，著有“雷公葯对”及“桐君采葯录”，可惜此二书早即失佚了。从历史学的观点看来，黄帝时代还没有文字，不可能有著品流傳下来，是否有雷公其人，也无法考論，所以雷公創炮炙，我們只能够把它作为一个历史上的傳說，不一定

真有其事，“炮”和“炙”是远在雷公以前就有的方法。

炮炙的起源

公元前约 2100—1600 年的夏朝文物，现在还没有发现，这个时代初期雷公創炮炙的事迹，我們只可以把它作为傳說来看待了。殷墟发掘出来的甲骨文，是我国早期經濟文化最可靠的历史資料，这些文物是属于公元前 1300—1028 年的，在众多的甲骨文中，“似乎未曾找出殷朝人已是能够知道使用藥物治病的痕迹”^①，可能是殷朝人对于治病，重視求巫問卜，而將藥物治疗放在次要的地位，不能認為殷人不知用藥。如何来做这种推測呢？因为甲骨文中有：

“鬯其酒口于大甲口口于丁”（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編，4. 17）。其他的甲骨文中亦常見“鬯”；这个字的意义，“釋文”云“鬯：香酒”，“說文”云“鬯：以秬釀郁草芬芳条暢”，班固的“白虎通义”亦指出“鬯者，以百草之香，郁金合而釀之成为鬯”，可証殷朝已在应用藥材經加工制成的芳香藥酒，按历史邏輯看来，应当是先有自然品而后才有加工品，故殷朝实已用藥。他們用些什么藥呢？秦朝呂不韦的“呂氏春秋：本味篇”，所指商湯和伊尹的對話中，有“阳朴之姜，招搖之桂”，姜和桂都是醫藥和飲食兼用的物品，均适于釀制芳香的藥酒。当然，从商湯到呂不韦，中間隔着 1300 多年，我們也可以对这公元前约 1600 年用“姜桂”的事提出怀疑。不过，“穆天子傳”中，記載着周朝初年穆王（947—928 B. C.）西征的事迹，他是携帶着大量西北地区所不产的“姜”和“桂”去的。我国現在最早的医方书为“伤寒論”，第一方为桂枝湯，除芍藥外，姜、桂、甘草、大棗兼可供食用；而且“伤寒論”的 113 方中，用姜者 57

① 王范之：先秦医学史料一斑，中華医史雜誌，1953. 4. 220.

方，占总方数的一半以上，用桂的也不少。根据这些资料，说明医药和饮食，其发源有着密切的联系，姜桂既是古老的食物，也是古老的药物，有理由说在殷以前就用了。“桂”表面的木栓层，不含挥发油，气味淡薄，没有治病作用，所以古方中均用“去皮”的，“姜”则“切”片。又周朝“诗经”里的“姜”，郭璞注“今远志也”，远志根中心的木质纤维很坚韧，不易“咬咀”或“捣研”，气味和远志根的皮部（即远志筒）不同，作用亦异，古人逐渐认识到供于药用的远志根都要撕除中心的木质纤维，所以古方中的远志均“去心”。其他如麻黄“去节”，实即折除麻黄根，石膏要“碎”。这一些药料的加工方法，在汉朝末年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成熟并固定了下来；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汉代以前的悠远时代里去，应当在有了医药的不久以后，不过我们不容易找到有力资料来做证明。

从一些已知的可靠资料看来，古人对于作用强烈的药材或毒物，是被最先重视的，例如乌头及附子，由于它美丽的紫堇色的花朵，襯托以多歧的绿叶，很早即被发现了。“诗经”的“葍”，賈逵说“即乌头也”。公元前10世纪的“穆天子传”，也有“答葍”及“模葍”。色泽鲜艳的乌头，往往引诱人人们因误食而致中毒，故公元前7世纪的驪姬，及公元前1世纪的淳于衍，曾有意識的利用乌头的毒性来害人，但医药家则能以它的适当剂量来治病，如公元前2世纪的“淮南子”有：“天雄乌喙（即乌头之类），药之凶毒也，良医以活人”。“伤寒论”中用附子的有19方，约占总方数的六分之一，这些附子都是经过炮炙的，毒性已大减。“内经”秫米半夏汤所用的为“治半夏”，即经过加工的半夏，这是医书中炮炙药料的最早记载，当然，炮炙方法的开始，是远在战国以前，亦可推到雷公时代，或其以前。

炮炙方法的發展和目的

“伤寒論”的附子都要“炮”或“炮去皮破八片”，約 300 年后的陶弘景，指出“凡湯丸散用天雄、附子、烏頭、烏喙、側子，皆煨灰炮，削去黑皮”，因为附子等埋在热灰里“炮”，烤到焦裂，所含的烏头鹼大部分都分解了，毒性已大减。不过直接用火或热灰来“炮”附子等，在程度上是不容易掌握的，常常太过或不足，故南北朝以后，对于附子等就逐漸的不用“炮”的方法了。元朝的朱震亨云：“凡用烏头附子及天雄，或以小便浸二七日，揀去坏者，以竹刀每个切作四片，井水淘淨，逐日換水，再浸七日，晒干用”。朱氏称此为“制烏头”或“制附子”，“炮”和“制”的目的都是为了降低毒性，但“制”在操作上易掌握，服用时亦安全，所以現代均用“制”过的附子，分析其中烏头鹼的含量是很微弱的，甚少发生中毒事件（詳見各論第 51 頁）。

炮炙烏头的另一个方向，是提取烏头的毒质，来配制箭药，经过千余年的努力，终于获得成功。“續汉书：五行志”有“西国生独白草（即烏头，因其叶背往往有白色的茸毛），煎为药，敷箭射人即死”，但烏头鹼等遇热易分解，不宜“煎”，故陶弘景时代已知利用日光干燥法，即“八月取（烏头）汁，日煎为射罔”，而唐末的“大明諸家本草”为“去皮搗滤汁，澄清旋添，晒干取膏，名为射罔，獵人特作毒箭使用”，已經在用烏头鹼含量甚高的流膏了。更使人驚奇的，是后来竟提出了純白的烏头鹼結晶，明朝后期約为 17 世紀时的著品“白猿經”，說这种由烏头汁反复精制而成的“射罔膏”，形态如“砂糖”，毒性試驗的結果是“上箭最快，到身走数步即死”，“射罔膏”这段資料为清朝趙学敏的“本草綱目拾遺”正誤項下所轉載，所以流傳了下来。人們都認為在 1803—1817 年歐洲人 Derosne 及

Sertürner 等，从鴉片中提出了世界上的第一种生物碱，就是嗎啡，现在因为有“白猿經”的射罔膏这一资料的存在；此项纪录就有问题了。

关于半夏，战国时代的“礼記：月令”有“五月半夏生”，因它生在夏季之半，“呂氏春秋”中也有此說，生半夏放在嘴里，很容易嘗試出它所特有麻辣味来，而知其有毒，故我国现存最早的医书“內經灵樞”：邪客第 71 的秫米半夏湯，所用的是“治半夏”，就是經過炮炙后的半夏。“伤寒論”的方法是“洗”，陶弘景要“洗六七次”，宋时指出必須泡洗到“去涎”为止，现代所用的法制半夏及半夏麴等，在宋明之間就有了。因为生半夏麻辣，所以它的处理程度，較易掌握，明朝龔廷賢“万病回春”所記載的方法，除量的多寡外，具体操作已和現代法基本相同：“用大半夏一斤，石灰一斤，滾水七八碗，入盆內攪勻，冷冷澄清，將半夏入盆內手攪之，日晒夜露，一七日足，撈出，并花水洗淨，三四次，泡三日，每日換水三次，撈起控干，用白礬八兩，皮硝一斤，滾水七八碗，將礬硝共入盆內攪涼溫，將半夏入內浸七日，日晒夜露，日足，取出，清水洗三四次，泡三日，每日換水三次，日足取出，控干入藥”。因为生半夏中的有效化学成分現在还没有研究清楚，所以炮炙后的具体变化不明，但麻辣味是沒有了，可証这些成分大部分已被浸泡出去。

炮炙藥料的目的，在开始的时候，主要是为了要降低藥物的毒性或刺激性等副作用，就是去“偏”，以利治病，到了后来，由于制藥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从北宋起，广泛的应用成藥，炮炙的目的就多样化了。經常的使用酒及醋来处理藥料，如酒炒、酒蒸、及醋炒等等，目的在使藥物能更快的發揮治病作用，因为酒及醋等是有力的溶媒。

丸散剂及大部分成藥中的藥料，配制时都需要先行研磨

成細粉，湯劑中也應用許多藥末。但藥料有軟、硬、韌、堅的不同，而且種類多，劑量少，有許多是很不容易粉碎的，例如馬錢子就是一個例子，有許多的燬、炒、及淬等之炮炙法，系為了便於破碎而使用的。

藥料及制成品的保存及防止霉爛虫蛀，也是重要的問題，成藥盛行以後，這個問題更重要了。保證乾燥是防止藥料變質的有效而簡便的方法。經過炮炙後的藥料，一般的都是比較容易保存的，因為水分大部已蒸發了。

絕大部分的藥料都有苦臭味或腥氣，吃藥是很痛苦的事情，看起來這是長期存在的一個缺點，一直到現在，仍然是一個未能解決的問題。過去的千餘年間，古人曾經研究過許多矯味矯嗅，以及賦色的辦法，雖然是消極和不徹底的，但多少還是起了一些作用。宋朝寇宗奭的“本草衍義”說“甘草入藥須微炙，不爾亦微涼，生則味不佳”，現代湯劑中常用大量的甘草黃耆飲片，往往要“炙”，因為這兩種豆科植物的根都有豆腥氣，而且微苦，炙后就減少了，“微涼”系由於其苦。寇氏又指出“厚朴有油味苦，不以姜制，則棘人喉舌”，故現代常用姜制厚朴。麥麩皮炒賦予藥料以焦香與焦黃，這些措施，均能在藥料的味、嗅、色等方面，對病人產生好的影響，間接有利於治療。

藥料的炮炙，明明是為了適應醫療和制藥兩方面的需要，過去往往由於忽略了藥一方的要求，勉強的拿醫理來解釋，就變成不易領會的事情了。當然，制藥上的需要，也是為了適應治療這一根本目的。歸納以上的資料，我們可以大體的分析出炮炙之目的，不外以下六點：

① 劇毒或刺激性強的藥物，經過炮炙後，可以適當的減低大部分或一部分有毒成分，或使這些成分產生某些化學變化，即去其“偏性”，如烏頭、附子、半夏等。

② 破坏药料中的某些成分,适当改变其原有的性能,如炒炭、烧存性、煨等。

③ 以酒醋等溶媒来处理药料,增加有效成分的溶解度,使在汤剂里容易溶出,或造成混悬剂,较快发挥治疗作用,如酒炒、醋蒸、醋炙等。

④ 较便于保存及防止变质,如炒、炙、烘等。

⑤ 便于粉碎,如煨、淬、炒等。

⑥ 矯味、矯嗅及賦色等。

關於炮炙法的文獻

雷斅“炮炙論”的寫作年代

“炮炙論”据傳为 5 世紀的南北朝刘宋时代(420—479年)雷斅所著,因为这是我国最早的以制藥为主要內容的书籍,故千余年来,引起广泛的重視,而后来的制藥书,亦常以“雷公”或“炮炙”来命名,在我国藥学界中,有深刻的信仰与印象,是一部很重要的文獻。

雷斅的“炮炙論”,在写成以后,并没有广泛的流行,近代人張驥說原书在元朝时就找不到了,这句话是可靠的。所幸是宋朝的唐慎微在撰“大觀本草”(1108年)时,抄录了“炮炙論”的序和內容,才不致湮沒;李时珍的“本草綱目”,仅仅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飾,又将“大觀本草”的材料原封不动的轉載进去,故“炮炙論”的內容,始流傳下来。

在研究炮炙法的变化和发展过程中,雷斅书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們假如把各个时代的炮炙資料加以搜集与排队,分析研究之后,就可以使人相信,“炮炙論”不象是 5 世紀时的著品。因为 5 世紀以后唐代的炮炙方法,反而比雷斅的

方法簡陋，這種現象是不合於歷史發展規律的，所以應當考核一下雷斅“炮炙論”的寫作年代。這部書的源流，李時珍介紹得比較具體，“本草綱目”的說法是：“胡洽居士重加定述……多本乾寧晏先生……乾寧先生名晏封，著制伏草石論六卷，蓋丹石家書也”。胡洽居士確實是5世紀或其以前的人，因為陶弘景增注的“肘后备急方”中，已有“胡洽水銀丸”，大概是本于“隋書經籍志”所著錄的“胡洽百病方”，又宋朝劉敬叔“異苑”所提的胡洽事蹟看來，推論出他假如“重加定述”雷斅的“炮炙論”，應當是在劉宋王朝，這就是5世紀之說的來源。另一方面，我們還要查一下“乾寧晏先生”的年代，“隋書經籍志”中沒有他的著作，但“新唐書藝文志”中著錄有“乾寧晏先生制伏草石論”之名，由此看來，晏封好像是唐朝人了，究竟是何年代呢？就不易考証了，不過“乾寧”是唐代末年昭宗李晔的一個年號，即894—898年，但是我們仍不敢決定雷斅“炮炙論”就是這個時代的著品，因為“乾寧”也可指地名而言。宋朝著名的科學家沈括，在他所著的“夢溪筆談”中，于介紹天聖（1023—1032年）及熙寧（1068—1077年）年間鑒別無名異的真偽時，曾稱“炮炙論”為“古方書”，故此書的寫作年代，應當在11世紀以前，否則不能“古”。

我們再从“炮炙論”的內容來分析它的寫作年代，如序里的“無名止楚……留砒住鼎”等，“無名”即無名異，為不純的二氧化錳，本草書中首先記載此物的是宋初的“開寶本草”（973年），“砒”的名稱是唐代後期的“大明諸家本草”才有的，在此以前則稱為礬石，有一種“千金方”卷二的本子，雖有“砒霜”的名稱，大概是後人添加的，非原書所有，以上的事例，也証明了雷斅“炮炙論”不可能是5世紀的書。“無名異”及“砒”等藥品，大概是雷斅等人引用到醫藥上去的，因為他們都是煉

丹家，在唐代后期及宋朝初期，煉丹术已漸趋沒落，正向制藥的方向轉移，雷氏等可作为代表人物，故“炮炙論”中，煉丹术的气氛很重，是煉丹与医药相結合的典型資料。

根据以上的片断資料，我們还不能肯定“炮炙論”的确切写作年代，这个問題有待專門研究考据学的同志去钻研，初步推論此书是唐末或宋初的著品，約在9—11世紀之間，接近于894年。

雷敳以前的炮炙法資料

我国現存最早的藥学书“神农本草經”，大概是秦汉之間陸續搜集整理而成的，其中以汉末的資料較多。这部书中，除略提金石藥的炮炙方法外，其他方面的甚少，关于古代炮炙法的材料，应当从医方书中去寻找。汉朝及其以前的医方书是很多的，“汉书艺文志”有“經方11家，247卷”，不过这些医方絕大部分都散佚了，可供查考的，如战国时代“灵樞”的秫米半夏湯，所用的是“治半夏”。

汉末張仲景的“伤寒論”，是很重視藥料炮炙的，有炮、炙、熬、酒洗、去汗、去咸、去腥、水漬炙干、水漬炙黄、湯漬等的操作方法，值得注意的，就是在炮炙法中比較复杂而且要求严格的“燒存性”，在張氏的另一名著“金匱要略”中，已有記載，如王不留行散：“桑根皮以上三味（即王不留行，蒴藋），燒灰存性，勿令灰过”。根据“伤寒論”的資料，足以說明，在2世紀时，已經在炮炙方法和要求上积累了丰富的經驗，有很多的部分是成熟并固定下来了。

这些方法，是不可能在張氏时代才有的，差不多同时的皇甫謐，在所著“甲乙經”自序里，有“仲景論广伊尹湯液为数十卷”的話，而“汉书艺文志”中，則有“湯液經法三十二卷”，这就